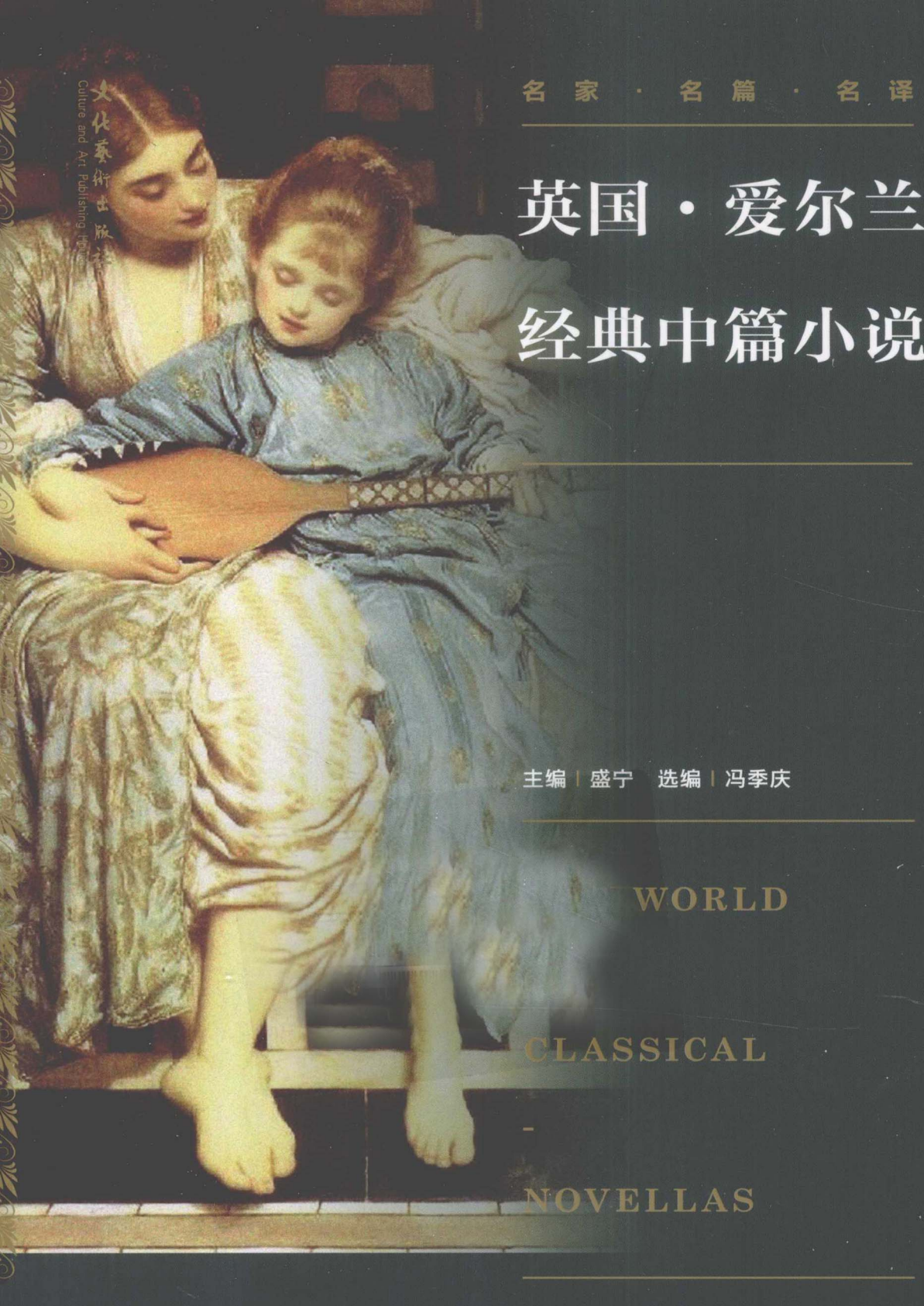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名家 · 名篇 · 名译

英国 · 爱尔兰 经典中篇小说

主编 | 盛宁 选编 | 冯季庆

WORLD

CLASSICAL

NOVELLAS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名家 · 名篇 · 名译

英国 · 爱尔兰 经典中篇小说



-
NOVELLA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国·爱尔兰经典中篇小说/冯季庆选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2. 1

(世界经典中篇小说系列/盛宁主编)

ISBN 978 - 7 - 5039 - 5297 - 5

I. ①英… II. ①冯…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
英国—近代 IV. ①I561.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3457 号

英国·爱尔兰经典中篇小说

主 编 盛 宁

选 编 冯季庆

责任编辑 陶 玮

封面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5297 - 5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盛 宁

十年前，我们曾选编过一套《世界经典短篇小说》，我在那套书的序言里说到，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加之各种新兴科技手段和媒体形式的介入，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方式，包括我们对所处世界的整个认识方式，都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一些曾有过辉煌显赫历史的艺术形式无可挽回地式微衰落了，尽管我们费尽心力去抢救，它们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飞离我们普通人的日常视野，沦为仅供少数人观赏把玩的“藏品”。于是“文学已经衰亡”，“纸介印刷物必将被数字出版物取代”一类的哀歌，彼落此地地响彻文坛。

这些说法所引发的悲观情绪很快蔓延到了学界。记得那年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J. 希利斯·米勒曾来华讲演，他很坦诚地诉说了自己五味杂陈的内心感受，那篇讲稿后来在美国著名学刊《辨析》上发表，他又将讲话稿的标题改为“废墟上的文学研究”，其悲悼之情溢于言表。

转眼十年过去。情况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在千千万万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中，移动通讯手段的革命性更新拔得头筹。手机的普及，特别是集通讯、浏览、搜索等功能为一体的iPhone的问世，将2010年推入所谓的“微博”年。据最新统计，中国网民规模现已达到4.85亿，“微博”用户的数量则爆发增长到近2亿，成为用户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应用模式。“微博”突如其来的出现，且规模如此之大，它立刻给大众阅读习惯带来

了谁也不曾料到的冲击。几乎就在一夜之间，这种带有“娱乐化”、“碎片化”特点的资讯消费形式，变成了时下最流行的大众阅读方式。所谓“娱乐化”，就是阅读活动除实现资讯传递的目的外，还带有一种搞笑逗乐的“狂欢”色彩；而所谓的“碎片化”，则是指人们在快节奏的日常生活中，利用各种活动的间隙或空当来完成阅读，使阅读一改过去那种连续、专注的特点，而变成一种时断时续、见缝插针式的消遣。

这样的一种阅读形式，对需要长时间静坐默读的长篇小说来说，显然是要排斥的。而从这个角度想下去，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似乎很快就没有了自己的位置。但实际情况却并没有糟到这般田地。说来也颇值得玩味，据美国全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历年的调查报告，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美国青年和成人中阅读文学作品的读者比例接连二十多年持续下滑，17岁年龄段中完全不读文学书的人数，2004年比1984年足足翻了一番，达到了百分之二十左右；然而，2009年的调查报告称，由于各级教育机构的努力，18~24岁年龄段阅读文学书籍的人数竟在2008年出现了拐点，首次大幅度回升，增加了三百多万人。而中国的情况非但不像文学消亡论者所描述的那么悲观，甚至比上述美国报道更令人鼓舞。仅就最近十年的情况统计看，纸介印刷读物并未显出“退市”的意思，非但没有，这些年的全国图书出版总量还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年增率，其中文学读物年增率也达到了9%。仅以2009年为例，文学类图书出版总数达25万种（其中初版新书为18万种），总码洋8.3亿元，居然还高于经济类的图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再版文学书竟占了文学出版总量的四分之一，而据从事文学图书出版的人士说，再版书基本属于文学经典名著一类的“长销书”，也就是说，文学经典名著仍占据四分之一左右的文学类图书市场。

这一串数据有点枯燥，但至少可说明两点：其一，“文学”没有消亡。所谓“消亡”一说，实在是个伪命题。因为“文学”本是个后设的、集合性概念，它是对某一类你认为应该命名为“文学”的文字的界定，既然它的内涵是人为的，流变的，它能不断吐故纳新，所以也就谈不上消亡。而最终会消亡的，只是某个具体的文学形式（体裁、文类），这种文学形式由于存在条件的变化或丧失，则可能发生嬗变或消亡，但没准什么时候它又会重新萌生，中外文学史上可找到许多这样的实例。

其二，以往被笼统看待的大众读者群，现已按接受教育的层次、专业兴趣和审美品味等进一步分化为一个个“小众”读者群。这也就是说，尽管有相当数量的读者投靠新兴媒体，转而采取了网上浏览、微博短信一类新的阅读方式，但这个世界上仍还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其中也包括一部分网民读者）保持着通过纸介读物来获取资讯的传统阅读习惯，更何况网上读库中也搜罗了大量的纸介读物的电子版。对于这些电子版读物的读者来说，读物载体发生了变化，读物的内容却未变。由此看来，我们说文学类读物至今仍拥有相当大的读者群也没有什么不对。而每年有一大批文学经典或名著的再版，则说明新生代年轻人中仍有大批喜爱文学的读者，而新生代读者群的逐年更新则为文学经典的传承提供了保证。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文学经典仍有不小的市场，新生代读者对文学经典仍有相当大的需求，我们也就满怀信心地选编了这套“外国经典中篇小说”丛书。有读者或许会问，你们将选本称之为“经典”，那你们心目中的“经典”应该是怎样一个标准呢？坦率地说，有关“经典”的定义确实是众说纷纭，要找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界定还真有点困难。在我所看到的有关“经典”的各种界说中，我最欣赏的是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对“经典”所作十几条定义中的两条：“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前一条定义强调了经典常读常新的特点——经典必须经得起重读，因为它涵义隽永，因此总能新意迭出，让读者获得新的发现；而后一条定义则强调，经典提供的经验必须具有某种普遍、永恒的价值。它所讲述的道理，你也许在别处也曾听说过，但是你读后会发现，你原先所听说的那些道理，其实是由这部经典文本首先说出，而且它比任何后来者都表述得更加全面，更加深刻。

不过严格说来，卡尔维诺的定义或许更是一种对思想理论经典的概括，文学经典恐怕还另有一些自己的特性：它无意直接提出具有永恒意义的理论命题，它更擅长的是在想象的层面，通过故事的叙述和人物的刻画来表现带有普遍性的人类生存经验。因此，衡量和判断一部作品能否跻身于文学经典，最基本的一条必须要讲一个好故事，再就是要看作品是否塑造了扣人魂魄、令人过目不忘的人物形象。除此之外，文学还有另一个与其他类别不同的特点：它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文学的“文”，

既是“人文”的“文”，又是“语文”的“文”。古语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文学语言不仅是反映生活的语言，更应该是高于生活、能为生活效仿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经典还必须在语言上具有示范的作用。我们现在的这个选本不是小说原作，而是译作。因此对译文的讲究、推敲，它是否忠于原作，能否再现原作的艺术风格，也就成了我们挑选作品时很重要、很实际的关注。

写到这里，读者或许会觉得我对眼下文学的处境并无太大的忧虑，甚至还隐隐流露出一丝激动或亢奋。其实，恰恰相反。尽管从出版数字看文学似乎还有不小的市场，然而我深知，文学在当今社会所发挥的作用，文学对读者所产生的影响，则与过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我指的是，与广播、电视、电影、流行音乐、特别是现在的互联网这些媒体相比，今天的“文学”在影响人的精神面貌、价值观方面，在向人们的头脑中灌输想象这个世界的各种参照方面，已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发挥一种主导性的作用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学已被彻底地边缘化了，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这与文学是否还占有一定的市场实际上毫无关系，因为两者说的根本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意思。

文学之所以会边缘化，其原因也不难找。主要就是因为“文学”在今天的商业社会中再也不能快速地带来直接的财富，因而遭到了冷落，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无用”。这些年，不止一次有从事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跟我说，他们为申请出国留学基金而去面试时，有些从事自然科学的专家评审官，往往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这搞文学的，出去有什么用？”毫无疑问，“文学”在他们眼里，就像人身上的阑尾一样，一无所用！然而，他们怎不想想，人之所以为“人”，除了四肢五官以外，更主要是因为人具有任何其他动物都不具有的复杂的思想和崇高的精神！人的气质、禀赋、情怀、修养，人对于真、善、美的洞察力、鉴别力、感悟力，以及人所特有的复杂的语言表达能力，等等，所有这些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素质和能力，都不是从娘胎里带来，而是需要通过后天的陶冶和训练才能习得。而就在人习得上述素质和能力的过程中，“文学”不仅在发挥作用，而且发挥的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学究竟有用无用，有什么用？不妨再听一听两位诺贝尔文学奖的

得主是怎么说的。早在1933年，T. S. 艾略特在《诗的作用和批评的作用》一文中说：“一个不再关心其文学传承的民族就会变得野蛮；一个民族如果停止了生产文学，它的思想和感受力就会止步不前。一个民族的诗歌……代表了它的意识的最高点，代表了它最强大的力量，也代表了它最为纤细敏锐的感受力。”很显然，在艾略特看来，“文学”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高低的标识，而一个不再关心自己文学传承的民族，停止了文学生产，就会变得野蛮，变得粗鄙，而当下严酷的社会现实已一再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似乎对今日的现状则早就有预见，他在授奖仪式上致答辞时指出，“……尽管我们能够谴责对文学的践踏和压制——对于作家的迫害，文字审查，焚书等，然而，当不读书这种最糟的事情真的来临时，我们则毫无办法了。如若这不读书的罪过是由某个人犯下，那他将终生受到惩罚；如这个罪过是由一个民族犯下，这个民族将为此受到历史的惩罚。”布罗茨基认为，文学总是在不断地创造一种审美的现实，因此它往往是超前的——赶在“进步”之前，赶在“历史”之前。因此他认为，人们在选择自己的领袖时，最好应该先了解一下他们的文学阅读经验，对那些执掌我们未来命运的人，我们应首先问一问他们对司汤达、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什么态度，而不是他们的施政纲领，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上的痛苦就会减少许多。

布罗茨基这番话，或许有点让人觉得过于书生气。但我想他的本意并不是要让文学家去从政，充任各国的领导人。他其实只是在用他诗人的方式，来解释文学对于铸造一个人的心灵会起到怎样的作用。我们都知悉，司汤达、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好，任何其他文学大师也好，他们并不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具体方案，即使退一万步说他们提出了某种方案，生活在特定现实中的我们也不可能去照抄照搬，如法炮制。那么，文学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真正能够称得起是“文学”的，它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它会提问——提出各种对我们具有挑战性、能迫使我们进行思考的问题。所以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看来还应该加上一条，那就是它的提问是否具有这样一种独特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作用就是搭建起一个思想平台，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对人性、对道德、对历史、对公民社会、对各种智识性的问题展开论辩，而最难能

可贵的是，这种论辩还包括了对我们自身的反省。通过这样的论辩，我们从中找到自己所认为是正确的答案。

关于我们这套丛书所选作品在思想内容上还有什么具体的社会意义，在写作风格和写作技巧上又如何出类拔萃等等，这里就没有必要再一一介绍了，我们还是请读者自己来品尝一下“开卷有益”的乐趣吧。因为我们相信，只要你翻开这套丛书中的任何一本，阅读其中的任何一篇，你都会从中发现一个与你的生活全然不同的世界，它一定会唤起你强烈的求知欲望，而当你阅读了这些作品之后，如果你对所读作品的作者及相关背景还有遏制不住的兴趣，那你完全可以从任何一部文学百科全书或名著导读中，毫不费力地找到所需要的信息。而现在，作为读者的你，只需迈出这关键的第一步：打开丛书，开始阅读吧。

2011年8月2日识于蓝旗营

牧师情史	1
[英国] 乔治·爱略特著/张玲译	
神魂颠倒的传道士	106
[英国] 托马斯·哈代著/张玲 张扬译	
化身博士	155
[英国]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著/赵毅衡译	
苹果树	205
[英国] 约翰·高尔斯华绥著/董衡巽译	
死者	252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著/王逢振译	
骑马出走的女人	288
[英国] 戴·赫·劳伦斯著/冯季庆译	

牧师情史

[英国] 乔治·爱略特 著
张 玲 译

乔治·爱略特 (George Eliot, 1819—1880) 英国维多利亚小说代表作家, 本名玛丽·安·埃文斯 (Mary Ann Evans), 生于英国中部沃里克郡, 她才学过人, 通晓法、意、德等多种语言, 翻译过施特劳斯《耶稣传》和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文》, 曾任《威斯敏斯特评论》编辑。她的生活伴侣是著名学者乔治·亨利·刘易斯, 后者鼓励爱略特走上了文学道路。

爱略特一生创作的主要作品是三部中篇组成的《教会生活场景》(1858) 和七部长篇小说: 《亚当·比德》(1859)、《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织工马南》(1861)、《罗慕拉》(1862—1863)、《费利克斯·霍尔特》(1866)、《米德尔马契》(1871—1872) 和《丹尼尔·狄隆达》(1876)。《米德尔马契》以复杂的网状结构将男女主人公利德盖特、多萝西娅的命运置于新兴的工商资产阶级和古老的英格兰世家及各色人等的关系之中, 探索社会环境、人物性格和心灵与人的自由意志、道德理想实现之间的交互作用。中篇小说《牧师情史》出自《教会生活场景》, 是以一个外国姑娘为主角讲述的爱情悲剧故事, 反映了作家本人对宗教道德观念的思考。

第一章

三十年前, 吉鲁费鲁老先生去世的时候, 设坡屯一带真是人人哀悼。如

果布道台和读经案未能按照他外甥和主要继承人的安排披黑戴孝，那他的教民们一定也会自愿掏腰包筹措必需的款项，而绝不会让这样一种表示尊敬的礼节缺而不备。所有农人的妻子都亮出她们的黑哗叽长袍。住在码头那儿的任宁斯太太，在吉鲁费鲁先生去世后第一个礼拜天露面的时候，竟因为系橘红色丝带、围绿色披肩而激起极其严厉的批评。当然啦，任宁斯太太新来乍到，又是城里长大的，所以就几乎不能指望她会清清楚楚地懂得什么才算得体。但是正像希根斯太太从教堂里出来的时候低声对派若特太太说的那样，“她丈夫可是在这个教区里生的，本来是可以跟她交代得更清楚明白的。”照希根斯太太的看法，凡是遇到该穿黑衣服的时候却来不及穿，还不到该脱的时候又赶忙脱掉，都表明一个人生性轻浮得有招来非议的危险，都到了不懂最起码事理的地步。

“有些人就是舍不得脱下五颜六色的衣服，”她说，“可是我家里从来都不这样。哎，派若特太太，从我结婚那时候起，直到希根斯先生去世，就是到下一个圣烛节^①为止这九年工夫，我压根儿就没有连着两年脱过孝服。”

“唉，”派若特太太说，她感到在这方面自愧不如，“还没有多少人家有像你们家这么多丧事的呢，希根斯太太。”

希根斯太太是位快上岁数的寡妇，“丈夫死后，给她留下不少的钱，”她带着怡然自得的神气心里琢磨，派若特太太这个话，就得算是说得恰如其分了，而且任宁斯太太那一家子总得说是没有过什么丧葬大事值得一提。

就连极少上教堂的那个腌臢德姆·弗瑞普也到海科特太太那儿去讨了一小块旧黑纱，把这个表示哀悼的标记别在她那煤斗形的软帽上，当众面对读经案屈膝行礼。德姆·弗瑞普对吉鲁费鲁致这种追悼的敬礼，一点儿也不是出自什么信仰的关系。这是由几年以前发生的一件事引起的。说起来我也颇为憾，这件事对于这位脏老太太就像往常一样，并没把她引到什么敬神信教的路上去。德姆·弗瑞普养着蚂蟥，而且对这些不服调理的小虫子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应之力，能驱使它们在最没有希望的情况之下去咬人放血，所以，尽管人们往往不肯用她的蚂蟥，因为他们怀疑她的蚂蟥没有胃口，可是却常有这种情况：每次那位聪明大夫皮鲁格瑞姆先生有哪一个顶肯花钱的病人发生炎症的时候，人们就总是把德姆·弗瑞普请去，让她用从皮鲁格瑞姆先生外科诊所里弄来更活跃的蚂蟥治病。这一来，德姆·弗瑞普每个礼拜

^① Candlemas，为基督教节日，时间在每年2月2日。

除了由她这份“家当”提供不下半克朗^①的进项之外，还有一笔职业性收入。据邻居们粗略估计，这些钱加在一起都是“几镑几镑”的。除此之外，她还做着一笔兴旺的小生意，把糖球卖给嘴特别馋的小顽童。这些孩子买起这些奢侈品来花钱毫不在乎，她就漫天要价，成倍赚钱。不过，尽管有这样一些名声不雅的经济来源，这个不知羞臊的老婆子还是不断哭穷，向海科特太太家乞讨残羹剩饭。海科特太太尽管也总是说，弗瑞普太太“像两面人一样虚假”，而且简直就是个吝啬鬼和异教徒，可她还是因为德姆·弗瑞普是老邻居而向着她。

“你看那个没皮没脸、没心没肝的丑老婆子又要乏茶叶来了，”海科特太太常说，“我真够蠢的，把那些东西给了她，可赛雷还一直想要了去拖地板用呢！”

就是这么个德姆·弗瑞普，在一个温暖的星期天下午叫吉鲁费鲁先生看见了。那时候他穿着马靴，戴着马刺，在涅伯里执行完教职，正悠闲自在地骑着马往回走。德姆·弗瑞普当时正坐在自己那所小房儿附近一条干水沟里，身边还躺着一口大猪，它带着一副至诚的友谊之中才有的那种自在无间、推心置腹的神态，把头枕在她的大腿上，除了偶尔哼哼一声之外，再也不做任何努力来取悦于人。

“哎，弗瑞普太太，”牧师说，“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么好的一口猪呢。圣诞节的时候你就会有难得的腌猪肉了！”

“哎呀，最好还是别价！我儿子两年前把他给了我，打那以后，他一直都跟我就伴儿。我就是再也尝不着肥咸肉的滋味儿，也没有一丁点儿要跟他掰的意思。”

“哎，那他非把你吃穷了不可。你哪能一直养着口猪，可又不拿他来做些什么好东西呢？”

“嗯，他自己用嘴拱地找点东西，在外边我也给他点子东西吃吃，再加上他为了享跟我就伴儿这份儿福，就到处跟着我。我要是跟他说话，他就哼哼，真像个正经八百的教徒似的。”

吉鲁费鲁先生笑起来了。我不得不承认，他向德姆·弗瑞普告别，也没问她为什么不上教堂去，也没稍稍花一点力气让她受些宗教意识方面的精神开导。可是第二天，他就派自己的仆人大卫给她送了一大块咸肉，还带了口

^① half a crown 按英国旧币制，等于两先令六便士。

信，说是牧师让弗瑞普太太一定得再尝尝肥咸肉的滋味。就是因为这个，吉鲁费鲁先生死的时候，德姆·弗瑞普用我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一种简直是腌臢的办法表示了一下她的感激和尊敬。

你们可能已经在怀疑，这位牧师在履行教职当中，并未干出什么特别漂亮的事情来；而且确实在这方面，我最多也只能说，他履行职务向来不违背简短从事、迅速了结的原则。他有一大堆讲道词书，边儿上都已发黄揉烂了，他每个礼拜天从中抽出两份，抽到哪两份就是哪两份，保证绝对公平，从不考虑它们的题目是什么，早晨拿其中的一份在设坡屯宣讲完毕，随后就匆匆跨上马，把另一份揣在衣兜里到涅伯里去，在那儿一个美妙的小教堂里履行教职。这座小教堂有用花砖铺的路，过去一度在这条路上曾经响过戎装僧侣^①的马刺；那高高的屋顶上还耸立着一簇簇的徽号和鼻子都已脱落的大理石雕武士以及他们妻子的像，占了这里的大部分地盘；那里墙上的壁画画着十二个门徒，都把头歪扭在一边，手里拿着写有训诫之言的绶带。在这里，吉鲁费鲁先生很容易心不在焉，有时就忘了穿白法衣之前先摘掉马刺，而只是迈步走向读经案，感到有什么东西暗暗拽他这件袍子下摆的时候，才发觉自己的粗疏大意。不过，要是让涅伯里的农人批评他们的牧师，那就像让他们批评月亮一样。他的一切言行都是理所当然的，就像市场上、路卡子纳税门和银行的脏钞票一样理所当然地要有；而且作为牧师，他要求他们对他的敬意，从来也没有因为他对他们的腰包提出令人腻烦的要求而被抵消掉。他们当中有些人，不是那些整天坐着没弹簧的带篷大车到处逛的，总比往常提早半小时——就是十二点——吃饭，为的是好有时间走过一条条泥泞的篱路，在两点钟准时到达，好赶上欧丁泡特先生和菲利希亚夫人这两位简直把涅伯里教堂当做家庙的人，在他们的仆众点头哈腰、列队让路的当口从容走进，来至圣坛里带雕花和华盖的席位上。这两位一边走着，一边向这个教区全体教民嗅觉不灵的鼻孔散发名贵的印度玫瑰香水的气味。

农人的妻子儿女都坐在黑魃魃的橡木板凳上，男人们却常在十二门徒像下边选个显贵席位。等祈祷和应答——交互作过之后，声音单调得令人感到愉快的布道演说开始了。这时候就可以看见或听见这些一家之主在那儿舒舒服服地打盹儿了，等到最后在一阵赞颂上帝声中，他们就会准时无误地醒过来。然后，他们又回头走过一条条泥泞的篱路回去。很可能，他们在这种每

① 欧洲中古时代，基督教僧侣直接参政并参战。

周一次的简单仪式里对他们所了解的真与善的赞颂，远比现在那些并不打盹，而且时常吹毛求疵的教徒所做的还要多。

吉鲁费鲁先生在他的晚年也常径自回家，因为他改变了礼拜天在涅伯里教堂进餐的习惯。说起来也抱憾，这是因为有一个礼拜天他和欧丁泡特先生大吵了一架。这位欧丁泡特先生是阿莫斯·巴吞牧师^①那时候显赫一时的欧丁泡特先生的堂兄和授产人。这场架吵得实在可惜，因为双方比较年轻那阵儿，有好多时间总是一块逐猎，而且在他们友好相处那时候，有不少好打猎的人羡慕欧丁泡特先生和牧师之间这样一种了不起的关系。因为正如杰斯帕·斯特威鲁老爷所说的：“除了自己老婆之外，再也没有比牧师更令人讨厌的麻烦了，总是在你家里你的鼻子尖儿底下转。”

我猜想，起初导致他们绝交的分歧是微不足道的。不过吉鲁费鲁先生有一种喜欢辛辣讽刺的脾气，他的讽刺别具一格，这在他的讲道词里是绝对没有的；而欧丁泡特先生那副良知良德的铠甲，又是显而易见有相当多漏洞的，所以牧师谈锋犀利的辩驳可能伤人太深，使他无法宽恕。至少，这是海科特先生对这件事所表示的观点，而且他对这件事了解的程度，是不亚于随便哪一个第三者的。就在吵了嘴的那个礼拜里，在欧丁泡特城徽饭店，检举罪犯协会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宴会，他在宴会上告诉同道们，“牧师用他舌头带刺的那一面把乡绅舐了一下”。他在那个场合就是以这种方式给狂欢纵饮的人们助兴的。他这一番话，比据传找到了赶走派若特先生牛犊的那个人（或许不止一个人）的消息更受设坡屯佃农们的欢迎。在这些佃农中间，欧丁泡特先生是个声名狼藉的地主，尽管物价都在下降，他却不断抬高田租，而且看到地方报纸的消息说，尊贵的奥古斯特·波外鲁先生或者布莱瑟子爵在上一个交租日已经将他们的田租减少了百分之十，他也丝毫不为所动，考虑考虑是否跟他们比赛。事实上，欧丁泡特先生一点也没有打算竞选议会议员，不过却甚为急切地打算增加他那份未定继承人的产业。这一来，设坡屯的农人们听说牧师对乡绅老爷的善举发出了讥讽之言，无不像喝了掺烈酒的柠檬汁一样痛快，因为他那些善举，也不过像是一个人偷了别人的鹅，又拿杂碎去救济人家。你可以看出来，设坡屯这地方，情况与涅伯里相反，简直是处于阿提刻文化^②的气氛之中。既然像毕欧夏^③一般的涅伯里没有卡子路

① 巴吞牧师为作者于此小说之前同年发表的第一部作品《不走运的巴吞牧师》中之主角。

② Attic culture，即所谓古希腊时之雅典文化，以自由、民主、文明著称。

③ Boeotian，为古希腊一城邦，野蛮、落后，适与阿提刻相反。

车道和公众舆论，人们的脑筋也就像大车一样，总是沿着最深、最老的车辙转动了，所以他们抱怨地主也就像抱怨天气、象鼻虫和芜菁蝇一样了，这些都是非有不可、无可更改的魔障。

如此说来，在设坡屯地方，牧师同欧丁泡特先生绝交只是促进了牧师和他属下教民之间相互了解的良好关系。这种良好关系早就存在，从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牧师给他们的孩子取教名的那一代人开始，一直到以汤梅·邦德为代表很有希望的这代人为止。汤梅最近脱掉了长袍和裤子^①，换上了紧身的灯芯绒套服，衣服上还钉着许多铜扣子。汤梅是个愣小子，根本不懂得尊重别人，而且没命地爱抽响陀螺，爱弹石头弹子，他惯常总是带着这两桩玩意儿，把那些灯芯绒衣兜塞得鼓鼓囊囊。一天，他正在庭院的甬道上抽陀螺，看见牧师一直朝它走过来了，可是这时候陀螺正转到最带劲儿的关头，开始快得像定住了似地，这孩子就用尽肺腔子里的全部气力大喊起来——“站住！别把我的陀螺碰倒了，喂！”从这天起，这个“小灯芯绒”就受到了吉鲁费鲁先生特别的宠爱。牧师喜欢故意提出一些问题，让汤梅觉得他很不明，马上就表示出看不起他，并且感到奇怪：

“喂，小灯芯绒，今天他们挤鹅奶了吗？”

“挤鹅奶！唉，他们才不挤鹅奶呢，你这个傻瓜！”

“不挤！我的心肝！唉，那么那些小鹅可怎么活呀？”

关于小鹅的营养，可真超出了汤梅观察大自然历史的范围。他装作知道这个问题，而且十分肯定，毫无疑问，然后又全神贯注在抽他的陀螺上去了。

“啊，我知道你不清楚小鹅怎么活着！可是你留神昨天下雨的时候下起蜜饯梅子来了吗？”（说到这儿汤梅开始注意了。）“哎，我骑着马往前走的时候，它们掉到我衣兜里来了。你看看我衣兜里是不是有？”

汤梅等不及研究刚才这一番话的前提是否有道理，就不失时机地要弄清眼前这个令人感兴趣的结论了。因为他坚信不疑，伸手到牧师的衣兜里一定会得到好处。吉鲁费鲁先生把它叫做神兜，因为他喜欢告诉那些“小家伙”和“两只鞋”——所有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他都是这样叫的——不管什么时候他把几个便士一装进那里边去，它们就会变成蜜饯梅子或是姜饼，或是什么别的好东西。确实，小贝西·派若特这个淡黄头发、脖子又白又胖的“两

^① 此为当时英国一般儿童常穿的服装。

只鞋”，总是带着那么值得称道的坦率和真诚用这样的问话向他致意——“唧唧里有什么？”

那么你就可以想得出来了，在那些受洗宴会上，因为有牧师在场，是不会不增添情趣的。农人们特别喜欢和他交往，因为他不但一边抽着烟袋，一边用好多刻薄的笑话和谚语把教区里的事情一条条讲得妙趣横生，而且，邦德先生说得好，说到养牛养马，没人比牧师知道得更多了。他自己有一块放牧用的草地，大约在五英里地以外，有个形式上是佃农的代理人在他指导下种这块地；现在他打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骑着马走来走去，照看照看牲畜买进卖出，就成了这位老先生主要的消遣。听他谈论得文夏^①种畜和短角牛各自的长处，或是谈论治安法官最近做出处理贫民的愚蠢决定，一个观察事物浮皮潦草的人除了能看到他那超人一等的精明练达之外，简直看不出来他与他那些淳朴自然、恬淡安适的教民之间有什么差别；因为他有一种习惯，就是让他自己说话的音调和方式接近他们的，无疑这是由于他认为，跟习惯于说“尖毛猪”和“五羊”的人说“剪毛猪”和“母羊”，只能破坏语言的效果。不过，尽管如此，农人们可完全清楚他们与牧师之间的差别，而且一点也不因为他说话随便、没有架子，就减轻对这位既有身份又有教职的人的信任。派若特太太一见牧师走过来，就要急急忙忙地扯平围裙，拉正帽子，向他深深屈膝行礼；而且每逢圣诞节都要准备好一只肥火鸡，连同她那份“应尽之礼”一起给他送去。和吉鲁费鲁先生随便瞎聊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很讲究字眼儿”，而且对他所赞许的，从来不会不加理睬。

他直接履行教职时，也同样受到尊敬。大家都认为，从施行洗礼所得到的恩惠，不论如何也总和吉鲁费鲁先生本人分不开，把一个人和他的教职分开，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对设坡屯一个规规矩矩信教的人来说，听起来简直格格不入，他会觉得那多少总有点儿背离国教的味道。赛林娜·派若特小姐因为刚好碰上吉鲁费鲁先生犯了风湿病，把婚期整整推迟了一个月，她宁可这样，也不肯让米勒贝副牧师来代为主持婚礼。

“今天早上我们听了一次很好的布道演说。”人们听完那些旧得发黄的布道词书之后，常常这样说。因为它已经让人听了二十次了，所以令人听来更加满意。就设坡屯人的水平而论，产生异常强烈效果的是重复而不是新奇，

^① 英国一郡名，盛产牲畜。